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歇浦潮  
第六十回 吞生煙計窮力竭 放野火魄散魂飛

霞仙見世芳情虛不答，愈顯得自己所疑，並未有錯。曉得再問下去，逼得他山窮水盡，從實招認了，更為沒趣。不如彼此心照，留他一點餘地。不過自己自幼好勝，做小姐的時候，就指望嫁一個封侯夫婿，不意千揀萬揀，竟著揀這樣的一個三隻手姑爺，莫說被姊妹們知道了，要將我笑煞，就在最愛的母親面前，也講不出這句話。心中的苦處，只有自己一個人知道。婦女嫁了丈夫，一輩子榮華富貴，都靠著男子，定其終身。現在自己嫁的姑爺作了賊，那麼此身還有什麼希望。一念及此，氣苦萬分，背轉身子，不睬世芳，整整的傷心了一夜。但世芳也沒心思安睡，腹中懷著鬼胎，身子縮在外床，和老鼠見了貓一般，一動也不敢動。兩個人都是一夜未睡，卻也始終沒一人開一開口，冷對冷冷到天明。霞仙身子本甚嬌弱，怎禁得整夜工夫連氣夾惱，還淌了許多眼淚，所以第二天就頭疼發熱，身子不舒服起來。世芳幸虧上一夜鴉片煙吸得很多，精神提得十二分足，一夜無眠，還不在意。見霞仙病了，明知是自己氣壞她的，論理應該小心翼翼，在旁伺候，待她消了氣再走。無如吸鴉片的人，已入黑籍，身子不能由他自己做主，須聽黑籍主者調度。他心中雖欲在家服侍老婆，怎奈到了時候，黑籍主都命令下來，他肩膀也酸了，眼也倦了，腿也軟了，頭腦也疼了，胸腹也脹了，冷汗也淌了，鼻涕眼淚也流了，萬萬不能再為停留，比古之父召無諾、君命召不俟駕更為忙迫，馬上丟下霞仙，一溜煙溜到喬先生處吸煙去了。霞仙一個人更覺氣惱，強掙起來，教人梳了頭，打算出去到那裡看看戲，散散悶。恰巧她一個要好姊妹，張家二小姐，名喚■蘭的，前來望她。■蘭也是新嫁，丈夫是做律師翻譯的，頗有名望。出嫁之後，已多時未曾往來，今天專誠前來拜年，彼此見面之下，■蘭驚問：「姊姊莫非有甚不舒服麼？為何面色這般難看。」霞仙搖搖頭說：「並沒什麼不舒服。」■蘭道：「如此大約你今年手氣不佳，新年裡玩玩輸了錢咧，所以心中不快活。」霞仙歎了一口氣。■蘭便勸她道：「輸贏乃賭錢之常事，何足掛懷。我今年手氣也很不好，年初一和家裡人趕老羊，就輸了二千文。後來在隔壁鄰捨家又麻雀，又輸了五元八角。昨天少爺教我打撲克，我還沒敢同別人來司，已輸了七塊多錢。今天還只年初五，我總共倒有二十來塊錢出了門咧。」霞仙道：「我今年只賭過一場，倒沒有輸錢，還贏了二百多些，你休胡猜亂道，觸我的霉頭。」■蘭驚道：「一場就贏二百多些麼？你好運氣，不知在什麼地方賭的？我倒要去看看。從前我常聽人說大賭場，不過找來找去，找不著這一處地方，多謝你好姊姊，請你帶我去看看，說不定我在小的地方手氣不佳，到了大地方，手氣就會翻轉來，也像你一般，贏他二百塊錢，回去省些兒，也夠一年零用了，免得問我家這位少爺要十塊八塊錢，有時還不免受他閒言閒語。這是我要好姊妹，告訴你的話，你千萬不可講給別人聽呢。」

霞仙曉得■蘭是小戶人家出身，丈夫也不是有家私的，進款微薄，故此並不笑她。只說：「他們賭錢，也不是指定在一處地方的。今天這家，明天那家，都是先一夜說定，也不下帖相邀。我已有兩天未去，故而今夜她們究在那一家賭，連我都沒知道呢。」■蘭聽說，很為失望道：「如此，我今天仍舊沒有福氣。」霞仙笑道：「你好拿得穩，賭錢也不是一定包贏的，須得先拿出自己的錢去，然後可以博別人的錢來。你既然這般愛賭，橫豎找尋她們，並不煩難。因她們上場都要後半夜，前半夜沒事，必在月仙舞台看戲，一找就著。找著他們，就不難知道賭錢的所在。少停，你在這裡用了晚膳，你我一同前去便了。」■蘭大喜，連稱：「好姊姊。」霞仙笑著，拍她的肩膀道：「看來賭神菩薩，又要收徒弟咧。」

有了■蘭，霞仙和她說說笑笑，倒把愁悶消卻一半。故此也不再打算出去，在家陪■蘭用過晚飯，■蘭擦了嘴，就急於要往戲館。霞仙說：「時候早得很，她們到戲館，不過站一站腳，便於聚齊人馬，並不是為著看戲而去，故都到得很遲，你我再坐一會去，盡趕得及了。」■蘭勉強坐下，心思早已飛入賭場，彷彿雪白的洋錢，一塊塊自別人腰包中跳入她的袋內，心中好不適意。只愁洋錢贏的太多，自己用他不完。藏著呢，又恐被少爺尋著了，究問來歷，自己回答不出，倒是一樁極難的題目。心中轉著念頭，竟然出了神，呆呆不動。那邊霞仙裝扮定當，便叫■蘭，我們可以走了，■蘭竟不曾聽得。霞仙將她推了一推，方才醒覺說：「做什麼呢？」霞仙笑問：「你轉什麼念頭？轉得呆了。」■蘭笑了一笑道：「沒有什麼念頭，我們走罷。」

兩人一同下樓，馬車早已配好。■蘭坐上去，倒不急於要往戲館，說：「我們先兜兩個圈子，再去看戲罷。霞仙曉得■蘭的脾氣，不論坐馬車坐汽車，歡喜兜圈子的，故也並不拗她之意，命馬夫忽了兩個圈子，再往月仙舞台。那時戲館中早已客滿，遲來看客，都不免敗興而回。霞仙幸有熟識的案目，接引她們進內，連說：「對不住，大小姐，現在新年裡生意太好了，前排還是舊年定下的，只好請大小姐後排坐咧。」霞仙因要找人，故對案目說：「一定要坐前排。」案目因她是老主顧，不敢不答應，但雖然答應了，座位還不知在那裡，見一間包廂中還有兩三個空座，即忙過去商量，說有兩個女客借光，可以排一排麼？那邊回說：「我們這裡還有人不呢。」換一處也是一般回答，案目急得搔頭摸耳，沒法可想。■蘭對霞仙說：「看光景前面排不下了，我們就在後排坐坐罷。遲不看戲，原是我們自己不好，現在沒了座位，硬逼那案目教他做難人，何苦呢！」霞仙道：「你別多說，一定要他排的。」

案目正在著急，忽然第一排末包廂近一間包廂中，有個女客立起來，把一隻金剛鑽耀人眼目的手，向他們招展，叫他們過去。霞仙見是葉姨太太，喜道：「好了好了，他們在那邊了。」案目也如釋重負，陪她們過去。霞仙見這包廂中七太太、王二小姐等都在，隔壁還有牛皮糖等一班人，雖然座位已滿，幸都是女客，身子瘦小，排一排兩個人盡挨得下。■蘭見左右這班人，都有亮晶晶的金剛鑽，自己戴的不過是些珠翠，又都是老式的，鈍而無光，相形之下，未免見絀，一時頗為侷促。幸眾人尚和她初次相見，不大理會她。而且這班人雖然名為看戲，其實連戲單都不曾寓目，只是借戲館包廂，大開談話會，自始至終，講些都是前幾天賭錢的成績。周七太太說：「我第一天還好，只輸數十元。第二天贏了八百多塊錢，昨兒推莊，倒出二千多，把隔年預備下的賭本，都輸完了。今日老爺又給我二千塊錢，我都在手中包內，少停還得推他一莊。不過連日推莊的都是瘟牌，我也預備輸的，你們誰有福氣，誰拿就是。但你們拿了，休學李大小姐的樣，一天贏了二百多塊錢，就躲在家中，陪姑爺吃吃喝喝，不出來了。」

霞仙臉一紅，分辯道：「你休取笑我，我委這兩天有點兒不舒服，故沒出來。今兒身子好些，不是特地到這裡找你來了麼！」■蘭心直口快，聽她這般說，即忙搶口問霞仙道：「姊姊，你方才不是告訴我，並無什麼不舒服嗎？」七太太笑道：「如何？鬼話當面穿繃了。」眾人都都笑了。霞仙很為發臊，看了■蘭一眼。■蘭方知自己的話講差了，不禁滿面紅漲起來，自此不敢插口多言。葉姨太太向四週看了一看說：「徐家的怎麼今天沒有來？」

七太太道：「她一定要來的，或者不到此地，徑到錢家說也不定。她運氣比我更壞，自己又不推莊，喜吃人家的注，弄得陪莊輸錢。三四天工夫，差不多有五六十下去了。聽說她手中現的並沒多少，都是首飾變的價。昨天看她模樣，垂頭喪氣，令人怪可憐的。她現在還一心一意想翻本，所以我料她遲早一定要到場的。」

正言間，一個案目過來招呼葉姨太太說：「公館中有電話。」姨太太吃了一驚說：「這時候誰打電話給我？」七太太道：「大約是你家老爺。」姨太太也恐是他丈夫打電話來給她的，故此急忙三腳兩步，奔到賬房門首，接了電話，方知是家中丫頭打來的，告訴她家內有客等她，教她馬上回去一趟。姨太太要問是哪一個客，電話忽然斷了。姨太太很為納悶，意欲搖回去問一個明白，不意戲館中電話最為忙碌，脫了這個，便接上那個，越性急越休想搖得通。姨太太無奈，只得回轉包廂，告訴眾人，家中不知來了什麼上客，要我馬上去，我現在只好回去一趟，少停到錢家再會罷。眾人都說再會。葉姨太太齣戲館，回到家中，一見這客人，不覺暗暗稱奇。原來此人非別，就是他們剛在戲館提起的徐家少奶奶。姨太太很覺詫異的道：「姊姊，你為甚不到戲館中去？」

徐奶奶見了姨太太，面有愧色道：「我本來要到戲館中去的，皆因有點兒小事，要和姊姊商量。」說時使了一個眼色，姨太太會意，教旁邊的丫頭去看看開水有沒有，替我敬一壺來。丫頭走後，徐奶奶低聲向姨太太說：「我有幾件小東西，要向姊姊押三千

塊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在身邊摸出一個小紙包，拆開了，遞在葉太太手中，並說：「我曉得你去看戲，本打算送到戲館中來，給你看的。因恐那邊人多不便，故到你府上，再教他們打電話請你回來，累你跑一趟，很對不起。姨太太看紙包中，乃是一對白金鑲金鋼鑽彈簧腳耳環，一隻白金鑲金剛鑽戒指，心想不知誰家有服用的東西，他自幼見多識廣，一上眼就估出了價錢，這對耳環，時價約值一千五百元左右，那一隻戒指，鑽雖大，有一條裂痕，價錢也隻值一千二百元光景，不過要用的人，若向珠寶店去買，他們一成賺頭終得加上去，三千塊錢還不算貴，不過押價怎好比那買價，想必徐奶奶賭裡頭輸錢輸昏了，糊裡糊塗，打算望天討價咧。當時笑了一笑，仍把紙包還在徐奶奶手中說：「這個倒很難為你，我現在剛巧洋錢不湊手，自己實沒這般力量。或者讓我問問別人，改日再給你回音罷。」

徐奶奶聽說，面色頓時改變，呆了半晌，方說：「這個萬望姊姊幫我一點兒忙，你若嫌押價太大，聽憑斟酌就是。」姨太太聽她肯捺價，一想是了，方才周七太太說她輸了錢，把首飾變價，大約她又想把這東西押了錢做賭本，故此迫不及待，連戲也不去看，到此找我。本來姊妹們銀錢通融，並無不可，不過時下一班人脾氣，越弄越壞，往往為情面上押的東西，價錢押得很足，這一面還當她後來要贖的，那一面只當做賣了出去一般，連本搭利，都不理會。幾年下來，算算本利，著實比買價還高。所以有些人連押款都不敢做了。現在她雖然答應捺價，我若捺得太小，她聽了一定不舒服，而且後來仍舊要來贖的。東西原是她的東西，自己何犯著傷此情面。如其照市價扣算，又恐她將來不贖取，自己豈不吃虧。想想還是買了她的，因她現在要錢的時候，還可殺殺她窮鬼，豈不甚美。因道：「捺價嗎？這倒是一樣的，有了不在乎多少，但不知姊姊可肯將這幾件東西作價，賣出去的？」

徐奶奶喜道：「賣也可以，不知姊姊能出多少價？」姨太太道：「我如何可以作價。這東西也不是我要買的，乃是一個小姊妹托我留心，買一對環子，一隻鑽戒，東西要大要好，價錢要公道，她只給我二千塊錢限價，不許出頭，洋錢倒早交給我。你若肯二千塊錢脫手的話，我也不必再拿出去請她的示了，讓我自做主意，替她買了下來，就把她存給我的二千塊錢付給你，省得你再跑第二趟。不知姊姊意下如何？」徐奶奶聽說，遲疑多時道：「二千塊錢脫手麼？姊姊，你看可以再加些不可以？」

姨太太微笑道：「若是我要，就三千也可依你。可惜是別人托的，他只給我二千的限價，我因是你的事，已盡她的限出價了。你若要我再加，教我如何可以作主呢？」徐奶奶又呆想一陣，決然道：「就依你二千罷，東西在這裡。」姨太太聽她二千肯買了，心中暗暗歡喜。接過紙包，看了又看，假意道：「不知王家的要不要？她若不要，只好教老爺買咧。」她說這句話，原是伸一隻後腳，深恐日後自己戴出來，徐奶奶見了，說她掉搶花，故此預先留一句話頭，好為日後辯白地步。但徐奶奶滿心注重在洋錢上，那有心思顧她的說話關節，看葉太太開鐵箱，取出一札鈔票，總數二千，當面點交徐奶奶。徐奶奶千恩萬謝，並再三囑咐，不可告訴旁人知道，姨太太滿口答應。

徐奶奶走後，姨太太看時候已不早，也不再道戲館，自己收拾收拾，徑往錢公館去。因今夜輪著錢公館請客，一班賭友散了戲館，早已在此聚會。霞仙和■蘭也隨同前來。七太太見了葉姨太太，問她你家來的究竟是什麼客，一去這許多工夫？姨太太附耳，把徐奶奶這件事告訴了她。七太太搖搖頭說：「這樣的人，我很不贊成。既然沒有銀錢，還要賭什麼！變了東西做賭本，教我罰罪也不情願的。」她說話時，身子背向著門，姨太太對她使眼色，教她低聲。七太太回頭一看，見徐奶奶也急匆匆的來了。她一眼瞧見姨太太和七太太正在講話，自覺心虛，疑惑她們談論自己，面容頓現侷促不安之色。姨太太也恐七太太說話聲音太高，被徐奶奶聽見，慌忙起身招呼她坐。徐奶奶歡然坐下，對七太太點點頭說：「昨兒我看你也輸得不少罷。」

七太太笑道：「只一千幾百塊錢，希什麼罕。今兒我家老爺，已加一倍賠給我了。賭錢必得有個人抱腰才好。贏了自己用，輸了橫豎是別人的錢。若專想靠自己一人之力，贏得起，輸不起。贏了錢歡喜，輸了錢恨不得連身子都拿出去賣了，那有什麼趣味。」徐奶奶不料她當面搶白，一時面紅過耳。葉姨太太看得不過意，忙借話與七太太調笑道：「誰有你這般福氣，嫁著這種好老爺，不過夜間連腮鬍子，刺得皮膚生痛，也要你去熬的。」七太太笑道：「鬍子雖然難熬，洋錢不是好東西好寶貝麼！」

彼此一笑，斷了話頭。主人邀客人局，徐奶奶第一個搶推莊，眾人知她這幾天著實輸得不少，故倒沒人奪她的莊。無奈徐奶奶時運不濟，晦氣星跟著她腳跟兒轉，坐上去，就是幾副瘟牌，沒有打幾個照面，那小小二千塊本錢，能挨多少時候。不到一刻鐘工夫，金剛鑽耳環咧，金剛鑽戒指咧，兩件很堅固的東西，忽然四分五裂，散入各人腰內，沒了本錢。只好拍拍屁股起來，頭面通紅，頸項筋漲。葉姨太太和周七太太見了，都暗為歎息。一眾賭客，沒一個不賺著她錢的。霞仙又是一個多入了腰。■蘭只帶五塊大洋本錢，跟著霞仙下注，居然一本十利，也贏了五十餘元，心中好不歡喜。打起精神，預備再押，接徐奶奶推莊的，是個帶大金剛鑽戒指的半老婦人，■蘭不認得她，私問霞仙，方知就是有名的牛皮糖華姨太太。■蘭暗想：聽說她丈夫華老榮，近來辦一個什麼廠，大為發財，想必她手頭很足，若是能和徐奶奶一般推了瘟莊，大家贏她幾個，倒很適意的。不但她一個人存這般希望，便是一班賭客，誰也不是存這個念頭。見華姨太太推莊，都想大大贏她一筆橫財。不比同徐奶奶賭時小出手，現在都拚命下注。

無如賭神菩薩，最為勢利，對著沒錢的人，便要欺侮。見了有錢的人，卻也喜歡恭維的。華姨太太上手就是幾副統吃，眾人所贏徐奶奶幾個錢，霎時間又數盡並回莊上。霞仙、■蘭二人備本無多，頃刻而荊其餘本錢壯的，所輸更多。華姨太太這一場莊，共推進五千有餘，歡然起來，讓周七太太做莊，起初也小有鋒頭，不過她在戲館中講話不小心，成了讖語，到底仍把手巾包中帶來的二千餘元鈔票，分給眾人而罷。霞仙、■蘭二人因本錢已盡，空手不能下注，眼睜睜看著別人贏錢，心中好不難熬，私下議論說：「我們明兒。務必多帶些本錢，不可再錯過機會了。」

當夜輸贏雖然不等，就中最失意的，惟有徐奶奶一人。她第一個上去倒了莊，腰無半文，卻還不肯回去，站在賭台旁邊，看這個輸，那個贏，只看得眼中火冒，心內油澆，再也捨不得離開此地。後來檯面散了，自己無可再看，只得沒精打采的回家。那時天已黎明。她家一班底下人，都在好睡時候。一個丫頭開門略遲，徐奶奶好不動怒，不講情由一頓嘴巴，打得她昏天黑地。走到房中，見床上被褥，沒有攤開，又痛罵那娘姨不已。罵了一會人，想到自己身上，說：「這回我可死定了。」

做書的不敢放刁，有言交待。昨夜徐奶奶賣給葉姨太太的金剛鑽耳環和戒指，並不是她自己之物。她自己又不穿素，因何有這白金鑲的首飾？」有了這種首飾，就不致連五六千塊錢，都輸不起了。她自己所有的價值東西，早已押盡賣光。這兩件物事，乃由一個珠寶搨客手中誑騙而來，她想賭本沒處弄錢，才生出這條主意，把一個相熟的珠寶搨客，喚到家中，假說：「我有一個小姊妹，新近沒了尊長，一切首飾，都不能插戴，要把黃金鑲的拿去改鑲白金，又因她這些首飾，都是外國來路貨，鑲工很為精細，捨不得把他挖壞了，故欲托你辦一副白金鑲的金剛鑽耳環，一隻白金鑲金剛鑽戒指，今天馬上就要，你可辦得到？」

珠寶客人聽有交易上手，怎肯不答應，當天東跑西奔，不知從那裡搨了這兩件東西前來，送到她家，差不多有夜間十一點鐘光景了。徐奶奶在家老等他，所以不及往月仙舞台看戲。那珠寶客人討價三千，徐奶奶並不還他的價，連稱便宜，讓我送去給前途看了，明天來聽我回音罷。珠寶客人平時與徐奶奶交易慣的，自然放心不疑。徐奶奶便把此二物帶到葉公館，起初想，若能向葉姨太太，押足三千塊錢，晚間贏了，大不了化一個月利錢，贖他回來，退還珠寶客人，只消說前途不合意，就可不露痕跡。不料葉姨太太不肯接手，反殺她的價，只肯出二千塊錢買他。她雖不免心痛，一想現在沒錢做賭本，只要今夜手氣好，能夠贏他幾千，就賠一千塊錢，也上算的，不可因小氣在這一千元上，沒錢進場，失了機會，故此忍痛拿了葉姨太太二千元，將這兩件鑽飾賣了，回家在灶君菩薩面前，上了香燭，再到錢家，滿擬一本萬利，在這二千元上翻本透贏，不意千辛萬苦，仍舊是兩手空空，一點效驗未見。少停珠寶客人若來討取回問，將何對答？一念及此，著急萬分，想想倘若活著坍台，不如死了乾淨。

看官須知徐奶奶雖有丈夫，卻是出門做買賣的。每一個月，只寄二百塊洋錢開銷回來，如何夠用，所以平日就拖著一屁股的債，怎禁得起現在加上五六千賭輸的錢，真所謂羅掘俱窮，走頭無路，捨死之外，別無生路。但世界上的人，除卻古來一班忠臣孝子，烈女勇士，能視死如歸的以外，時下所謂忠勇之輩，雖然天天說不怕死，及至山窮水盡，當真要死了，他寧可舍卻忠勇頭銜，躲在壁角縫裡，請他死也不肯死。何況徐奶奶一個女流，雖已到此地步，她猶存著萬一的希望。想那珠寶搨客，或者昨夜暴病死

了，惹患神經病，把我那件事忘了，我就有生路咧，故還挨著不肯就死，卻時時刻刻提心吊膽，聽大門若響一響，一定是那催命鬼來了，我也只可死了。幸他家平常人往來，都由後門出入。直到飯後三點鐘時候，方有人敲她大門。徐奶奶心中突突亂跳，開窗一看見不是那討債的是誰！此時她彷彿催命符送到面前，心中說不出的難受，暗說他已來了，我就死也來不及，除非有手槍在此，或可馬上自盡，捨此之外，用刀只怕弄得不死不活，豈不羞恥。只可暫時見他一見，用話哄他跑開了。然後慢慢擇一條死路不遲。想定主意，珠寶客人到樓上，見了她滿面笑容，尊聲：「少奶奶起來了。」徐奶奶點頭。珠寶客人便自己端一張凳坐下說：「奶奶，頭也梳好咧。」徐奶奶仍舊點點頭。珠寶客人又道：「昨天那話兒，不知可曾看過了沒有？」

徐奶奶對他看了一眼道：「你倒沒忘記。」珠寶客人笑道：「這是我們的衣食飯碗，怎得忘記。」徐奶奶冷冷的答道：「看過了，東西那邊要了。」珠寶客人聽說大喜，連稱：「多謝，少奶奶，勞神少奶奶。」徐奶奶說：「你慢慢的謝我，錢還沒有收來呢。」珠寶客人道：「這倒不打緊，慢慢的不妨。」徐奶奶道：「那邊約我今晚交錢的，最好你明天來。如其不相信我的話，就是昨夜那個時候來，也趕得及了。」珠寶客人大笑道：「少奶奶說出笑話來了，我們哪有不相信你少奶奶之理。別說幾千，就幾萬都不打緊，我明天再來便了。」說罷，又拿出幾樣零碎珠寶，瑪瑙鈕頭咧，小金剛鑽咧，教徐奶奶揀選，可有中意的，作成幾樣，你替我介紹了這般大生意，買我的小東西，價錢一定格外公道。」

徐奶奶略看一過，仍舊還了他。珠寶客人辭去，房中已無別人。徐奶奶自言自語說：「現在正是死的時候了。若要挨挨，倒還有一夜可活。不過遲早勝不了一個死字，不如趁今兒天氣好死了，明日還來得及出殯。尋死最好的東西，莫如服安神藥水，其奈家中並無此物。教人去買，一定要惹他們動疑。次之如生鴉片煙，也頗有效驗，不過很難下嚥罷了。這東西家中倒有現成的，因她雖沒煙癮，卻時常歡喜抽幾筒玩玩，故此常年預備著。即忙開廚，取出煙缸，看看裡面，還剩四五錢煙，死一個人儘夠有餘了。當下她先把房門鎖上，一想不好，我在裡面落鎖，少停死了，外面的人不能進來，惟有毀門而進，將來豈不要賠償房東損失。還是開了鎖，虛掩著門，橫豎底下人沒我捺鈴呼喚，不上來的。我死之後，他們也容易發現，省得多捱時候了。於是徐奶奶重複開了房門上的鎖，然後倒一盅茶，和入煙缸內，一陣調，早已勻和。徐奶奶心一橫，就此呷上兩口，覺得舌頭上一陣苦，直透入心中，又酸又苦，不知還是藥性發作的快呢，還是什麼緣故，頓覺頭昏腦漲，四肢發軟，冷汗橫流，熱淚直湧。幸虧神志還清，曉得就要死了，不肯倒在地上弄髒衣服，自己摸到床沿橫臥，睜大眼睛等死。

豈知等了一回，仍舊沒死，不過舌頭上愈覺麻木，腹中也格外難受。徐奶奶一想，不好，這樣死法，不知要死幾天幾夜。而且如此難熬，死也大不值得，不如換一個死法罷。當下意欲掙起身來，豈知生煙入肚，現在已略有點兒發作，橫著猶可，坐起來馬上頭腦暈眩，眼前發黑，不覺又倒將下來。徐奶奶好不著急，幸床上裝的電鈴就在手旁，撈著了一陣亂捺，驚動樓下娘姨丫頭，一同奔了上來，見少奶奶如此模樣，都不知為著何故。徐奶奶見了他們，口都不能開了，用手指指台上，眾人見台上一隻煙缸，內盛半缸渾水，方知奶奶吞了生煙，大家手忙腳亂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丫頭說：「吞生煙要用肥皂水灌的。」娘姨道：「請個外國醫生來為妙。」丫頭說：「請醫生雖好，只恐時候太久，還是先用肥皂水灌的好。」

娘姨說：「好雖好，不過這裡老爺是出門的。奶奶又沒親屬在此，你若把肥皂水灌壞了她，打算怎麼樣呢？」丫頭被她一句話提醒，就此不敢主張用肥皂水灌了，說：「這樣就去醫生罷。」娘姨道：「不但請醫生，還得找幾個奶奶要好的小姊妹們來才好。請醫生也得洋錢，奶奶現在正在昏迷時候，她所有的東西，我們也不能擅動，免得日後少長少短，當句閒話。你想想奶奶最要好的姊妹是哪幾家，讓我去請她們來，再商量別樣。」丫頭道：「我看奶奶平日，小姊妹往來的雖多，講知己的，只恐一個都沒有。或者王公館二小姐與她還密切些，但不知究竟是否真心要好。她家離此並不十分遠，你不如先把她請了來，再作道理罷。請到醫生，是一刻也遲不得的。沒有錢，那邊紅十字會，有時可以不用化錢，你只消多拍他們醫生幾句馬屁，就肯來了。最好你先跑一趟紅十字會，然後再到王公館，那就可以萬無一失了。」

娘姨依言，急忙趕到紅十字會，請了醫生，然後往王公館，給二小姐報信。王二小姐昨晚賭了一夜，睡到此時方起，還未梳頭，聽報徐奶奶吞服生煙，有人來請，她倒頗具熱心，當時來不及梳頭，匆匆帶著娘姨，趕到徐家，那時外國醫生已到，卻和她家丫頭一般主張，先用肥皂水灌她，嘔出腹中的煙水，就有救了。他們去時，正當徐奶奶嘔罷，靠在搖椅上，丫頭在旁扶著，恐她跌倒。痰盂就放在面前，預備再嘔，二小姐見她面如白紙，兩眼下閉，涕吐狼藉，比之往日一朵花似的，大不相同，心中頗為憐惜。叫聲姊姊，徐奶奶睜開眼睛，見了二小姐，不勝慚愧，即忙低下頭去。二小姐問她為何尋此短見？徐奶奶不聽猶可，一聽眼淚和潮水般的直淌下來。二小姐見了，大大不忍，勸她道：「這幾夜你輸的固然不少，不過賭錢輸輸贏贏是常有的。今日輸了，明日就可贏來，何以出此下策？」

徐奶奶聽了，索性放聲大哭起來。二小姐知她必有緣故，再三盤問，徐奶奶方把珠寶捐客的金剛鑽這件事告訴她，二小姐聽了，也不免搖頭道：「姊姊不是我怪你，你這樁事幹得太沒腦子了。常言門角裡痾屎，怎可不圖天亮。現在事已至此，我們做姊妹的無論如何，一定要設法替你幫忙，你千萬不可再想到歪路上去。明天珠寶客人來了，你可教她到我家來，我自有話兒發付他，你放心便了。」徐奶奶十分感激。二小姐因天色將晚，自己尚未梳頭，夜間還有許多正事，急於回去。臨行，再三叮囑徐奶奶，在家寬懷，遲至明日，必有回音給你。徐奶奶連連道謝。是夜王二小姐到賭場上，果然將徐奶奶這件事發表，並說她現在急難之中，我們做姊妹的不能見死不救。彼此討論之下，周太太出主意，替她打三天頭錢，了這件事，但不知誰肯借地方，盡這三天的義務。華姨太太說：「明天本輪流著我請客，既有這種事，我情願移後三天。這三天倘沒地方，就借我家亦可。點心等供給，索性都由我盡義務，不在頭錢內扣算便了。」